

我的生平

第一章 出生地與家庭

開場白——『湖南騾子』——大家庭——童歌——急口令

——謎語——笑話——故事

1

『拿破崙第一倘若遲生十年，決不會做法蘭西的皇帝。有理智的父母生下這個聰明的孩子，如果放在野蠻人中，他雖比較穎慧，也終於變成一個野蠻人。每個人是社會造成的。種種理想不是任何個人腦袋中的創造物，不是憑空而起，也不是由上天的感應而生，只是社會生活與行動的結果，只是時代精神的產兒。』

我徵引柏柏爾 (August Bebel) 這一段話做自述的開場白，不是抱着什麼英雄思想，暗以拿翁自居，而是要藉此說明一般的社會狀況和四周的環境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對於一個青年人具有何等偉大的勢力。

社會狀況和環境既可以左右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青年人——的思想與行動，我便不能不從我出生前後的周遭說起。

我隸籍湖南，世居汨羅江上。湖南係春秋時代『唯楚有材』的楚國，汨羅江則因戰國時代的屈原投江而得名。至最近二三十年中，湖南更有小日本之稱，而湖南人却綽號『騾子』。所謂『湖南騾子』，是與『四川耗子』『湖北九頭鳥』鼎足而三，膾炙人口的。

有許多湖南人以爲『騾子』的渾名與川鄂兩省人的『耗子』及『九頭鳥』相較，固勝一籌，但好好的人竟被比作獸類，並且被比作驢馬相交而生的『雜

種』，不獨聽來刺耳，令人感覺不快，實在太玷辱了神明華胄的黃帝子孫，假使高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屈原猶在，即不因諫君而死，也將鬱鬱不樂，憤而投江！

像這樣的議論是于談諧之中表現了中國民族自尊的心理，其實這種妄自誇大的習尚是不合科學精神的。凡稍微懂得生物學和動物學的人都知道人猿同祖，人是獸類中的一種，被列在脊椎動物門的哺乳類。不獨如此，就比較胚胎學講，人類的胎兒在最初一個足月的時候，與兔，牛，豬，雞，龜，螈，鰻，魚，等相當時期的胎兒相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牠們同具有大頭，眼，腮和長尾等等。到了一個半月，除螈，鰻和魚外，其餘相當時期的胎兒與人類的胎兒還是大同小異。到了三個月，除雞，龜外，人類和其餘三種胎兒猶相差不過。可見人類不僅與猿同祖，在進化的途中，和我們素來輕視的烏龜，兔子之類均有不少的淵

源，簡直可以稱爲『大同胞』。

人類的來源既不過如此，我們使用不着故意抬高自己的身價，而鄙視其他獸類，因此我也不得不把騾子的價值來估量一番。論牠的家世，原來十分高貴。先就牠的父親講，普魯士王大腓特烈(Friedrich der Grosse)說過，世上只有三種負重任的人與物，即君主，柱頭與驢子。從前拿破崙出征埃及，以許多學者騎着驢子自隨，當敵人來襲，法軍須列成方陣時，總聽得車中傳令，大呼『驢子與學者居中』！法人於是稱驢子爲『半學者』(Demi-Savants)。至于牠的母親在我們的經傳上真是出盡風頭，什麼『肥馬』呀，『駿足』呀，『騏驎』呀，『驪驪』呀，被大家稱贊的了不得，甚至一個已死的馬首還要值五百金。以這樣傑出的父母生下騾子來，不獨『克紹箕裘』，而且是『鬻牛之子』，所以牠在中外歷史上所佔的位置比牠的父母還更重要。例如英國克綸普吞(Sir

〔Inuel Crompton〕于一七七九年發明一架最有名的紡紗機，即名爲『騾機』〔Mule-jenny〕而不稱爲『驢機』。當十九世紀時，美國南方蓄奴各州給奴隸犁地的牲口是騾子不是馬，因爲馬受不了他們粗魯的待遇，只有騾子才能當這種苦差。即我國北方載物乘人，也多用騾子而不用馬，所以有『騾綱』（即商賈結隊行商用以載物的騾羣），『騾車』和『騾駝轎』之名，也無非是取其能耐勞苦。又唐書載申蔡人乘騾以戰，尤爲悍銳，號『騾子軍』。啊，騾子的功用既然這樣偉大，我們湖南人獲得『騾子』的頭銜，並不算不幸。平心而論，騾子能任重致遠，而又不趨不停，堅毅無比，確與湖南人的氣質有些相似。

回憶十幾年前在Y. N. 大學肄業時，有一位精通英，德，法，日和拉丁文的『辯子先生』于教授英文功課之餘，輒好作月旦評。他老先生有一次睜大了眼睛向着江蘇的同學說：『你們江蘇人好也好不了，壞也壞不了』。旋又對我

說：『你們湖南人好的固然極好，但壞起來，本事也很大』。湖南人和各省人（廣東人除外）相較，的確有些不同，尤其是奮鬥的精神要高人一等。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常常這樣問人。但失望的很，總是得不着答案。當然，有些『才智之士』會不加思索，馬上回答道：『這是由于三湘七澤，靈氣所鍾！』在科學昌明的現代，猶用這樣神秘的唯心論來解釋，未免令人齒冷。

其實湖南居揚子江之南，有洞庭湖橫枕其北，湘，資，沅，澧縱貫其中，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極適宜于產業的發展。又加以自南宋以來，北方的優秀民族逐漸南遷，他們到了江西之後，又轉入湖南，驅逐原來的土著苗民，而據有其地。他們和後來美國所謂『邊疆民』（The frontier）相較，頗多共同之點，這並不是僅指雙方都向西方移動，而是指彼此的體力和性格等等大概相同。太平洋彼岸的邊疆民的情形是怎樣的呢？西門（A. M. Simons）在美國社

會勢力發展史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告訴我們說，這種人民

『在體質上是高大強壯的，在心情上是活潑敏捷的，在社會上是富于反抗性的。』這不是替近代的湖南人寫照麼（但湖南人的體質現已較前退化）？他們挾着一種進取冒險的精神，來經營這物質豐富的區域，不獨一洗農業社會中安土重遷和一成不變的習慣，並且使手工業和商業繼續向前發展，逐漸形成健全的商業資本主義，以為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先河。故近代的湖南人是活動而非靜止的，是進取而非保守的，是農工商三者並進而非自給自足與鄰省老死不相往來的。湖南人的奮鬥精神比較充實，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一層，洪秀全在八十年前起兵廣西，穿過湖南，順流而下，定都金陵，曾國藩，左宗棠等率湘軍與之作戰，前後達十餘年；迨太平天國敗滅，湘軍復平捻子，定西域，他們的足跡縱橫南北東西，幾遍全國。就民族主義的觀

點看，曾，左是漢族的罪魁，湘軍也只是他們手中沒有覺悟的工具，彷彿和俄皇手中的哥薩克(Cossack)兵一樣，但就事實上講，這種軍事行動確提高了湘人發憤爲雄的心理與勇敢獨立的氣概。湖南人的奮鬥精神比較充實，這是一個次要原因。

湖南人的特質及養成這種特質的原因，既經說明，現在當進而敘述我的家世。英國著名的遺傳學者哥爾通(Francis Galton)以爲遺傳的成分，父母佔四分之一，祖父母佔十六分之一，曾祖父母佔六十四分之一等等，此說雖沒有完全證實，要不失爲一個指標。德國最著名的社會學者卡爾(Karl Marx)也說：『過去世代的一切遺傳像夢魘一樣壓在活人的頭上。』我秉祖先的遺傳，並受他們的影響，自然是至深且切。不用說，他們也是來自江西，至我的第五世祖即因耕田種地並肩担大布往江西出賣，逐漸致富。到了高祖已經廣置良田大

度，成爲鄉間的富翁了。他有五個兒子，我的曾祖居長，秉性慈祥，能文章，精醫術，輕財重義，以致分家後家道中落，負債纍纍。祖父是他的『稱錘子』（卽獨子），見傾家蕩產不足以償清債務，遂拋棄詩書，操持家政，仍以務農經商爲業，兼管理錢糧，因得精明幹練，克勤克儉的祖母爲內助，卒將一切債務還清，終身仍積得田產約二百畝之譜。

祖父母共生二子四女，我的父親居長，叔父則係滿子（卽最後所生之子）。父親年未弱冠，卽和母親結婚（她年才十六歲），共生四子（第三子早夭）二女，而我也是滿子。父親得祖父母的庇蔭，專攻詩書，不理農事，秉性剛直熱烈，胸無城府；母親則溫柔堅毅，處事接物，細密而有條理。至于我自己，身材頗似父親，且兼有他們這兩種性格中的成分。恰和哥德（Joh. Wolfgang

Von Goethe）所說的「一樣」。

『父親遺傳我這健全的軀幹，

使我嚴正的將生活來察看，

母親遺傳我這樂觀的性情，

使我滿具談天說地的精神。』

我生在這樣一個豐衣足食的『詩書門第』，幼年時代的撫養與教育自應比普通的農家子弟高出若干倍。但我的實際竟不如此。

俗語說：『娘痛滿子』，這是做母親的人難免的毛病，我的祖母對於叔父更是異常疼痛。她眼見我的父母有子女六人，叔父自娶妻後老是不生兒子，便逐漸發生一種憐愛他而討厭我們人多的心理，加以自鴉片輸入中國後，一般士大夫競以『醉臥烟霞』爲高尙的消遣方法，我的祖父，父親，叔父和大哥都先後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三代四槍』，傳爲當地『美談』。然家財因此耗去

不少。而祖母待我們的刻薄手段也愈加發展了。

我們既是一個大家庭，吃飯時分作三起：我跟祖父母，父親，和二哥一起，母親帶着大哥，大嫂，二姐一起，叔父孀母兩人一起。此外還有作田種地的長工四五人和女工一人因為禮教的關係，也分作兩起。家中一切大權都操在祖父母的手中，關於飲食事項係由祖母親自指揮，或親自分配。每逢初一，十五，她分肉給母親等五人，不獨不比給叔父等二人為多，並且還要少些，否則便是骨頭打底，有名無實。即其牠葷素菜蔬也無不如此。這是日常生活上的顯分厚薄。

然這還不算一回事。母親為着子女的婚嫁真是吃苦不少。大哥二哥的娶妻與大姐二姐的出嫁，除掉萬不可少的酒席外，祖父母總是不肯出錢。所有媳婦房中的木器和女兒出閣的嫁裝不是由母親拿自己的器具衣服首飾之類充數，就

大半是由她帶着女兒苦苦地紡紗織布積集起來的（此事恰似我們鄉中所謂『針挑土』，極不容易，因為她們所紡的紗織成布後，要充我們六七個人做衣做鞋之用，所餘有限）。她因外祖母去世，曾獲得一百串錢的遺產，雖悉數用在男婚女嫁上面，然以我家那樣地主的架子而論，要裝一點體面，自然是不夠用。祖母看見她陷在這種困苦中不獨不加以援助，反捕風捉影，疑神疑鬼，日向祖父進言，說她手中儲蓄甚多，『現在是窮得公，富得私』（即公家窮而私家富的意思），弄得祖父信以為真，時常亂罵。所以母親墊了錢，反要受氣。在另一方面，叔父要用錢，祖父母——至少是祖母——却又十分慷慨，大有有求必應之概。

待遇上這樣不平等是我國大家庭的通病，不足為奇，也不是母親忍受不住的痛苦，因為她雖不能如『張公百忍』，大概也可以說得上幾十忍。但使她最

傷心的是大哥對於洋烟嫖賭，件件俱全，祖父母不直接加以管束，父親也缺乏這種能力，祖母便時常責罵她，尤其是當大哥偷取家中穀米被發覺的時候總是把她當做『出氣筒』，有時並峻使祖父出來大罵，說『這是種草不好』！

可憐的母親常常帶着沉痛的聲音說道：『女不好由娘管，子不好應由爺管，我是女流，不能外出，從何管起！……說我不能幹，無力管教兒子，是可以，爲什麼要說「種草不好」，連帶我的祖宗三代一起罵？』但在舊式的家庭內，媳婦是不能向翁姑評理的，即評理，他們也要強詞奪理，甚至于再痛罵一頓。所以母親受了這種壓迫，無處伸訴，只好自怨自艾，終日以眼淚洗面。啊，不幸的母親真是哭得太多，連帶我小時也不知道陪着流了多少眼淚。此事對於我後來走上革命的道路有極大的關係，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動力之一。

母親生男育女，倍極劬勞，而又感受種種壓迫，心神更加憔悴，當我出生

時，她的身體極弱，會暈去不省人事。產後又沒有充分調養與滋補，故缺乏乳汁，除間或乞助于其他乳母外，不能雇請奶娘，以致我小小的生命因營養不良，不能和常兒一樣發育起來。我幼年時常患病，枯瘦如柴，每當六月炎天，也不流汗，有時還須加上夾衣。故來往的親友們多稱我爲『小小的病夫』。

我在撫養上雖不能享受富家子弟應有的一切利益，然慈愛的母親總是盡她的力所能及，甚至於力所不能及加以愛護。在這一方面到底不能算做不幸。但在教育方面確是如此。

父親知書識禮，並且很講究胎教和母教，但對於我小時的教育却又毫不措意。如果不是自名爲『瞎眼師公』（卽不識字的意思）的母親仗着各種傳說，灌輸我一點知識，幾乎沒有家庭教育可言。茲爲紀念母親起見，特將此等傳說擇要介紹出來，先從童歌說起。

我最先學會的是『排坐歌』和『洗澡歌』，就是：

『排排坐，

莫摟禍，（註「摟禍」即「相打」的意思。）

公公回來鋸耳朵。』

『前拍拍，

後拍拍，

拍得茅崽不吃嚇。』（註「茅崽」即「兒子」的意思。）

但我最喜歡的是『黃狗歌』：

『黃狗上樹倒唱歌，

先生我，後生哥，

媽媽來，我打鑼，

爹爹生，我點燈，
 婆洗週，我點燭，
 記得那年生外婆，
 大河裏石頭滾上坡。」

其次爲「麻雀歌」：

「麻雀子伏到灰裏頭滾呀滾，
 又話哥哥冒買粉；（註「話」卽「說」的意思，「冒」卽「沒有」的意思。）
 買得粉，不會吃，
 又話哥哥冒買席；
 買得席，不會睡，（註「睡」卽「睡」的意思。）
 又話哥哥冒買棍；